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二十六回 軍營內傳通消息 路途中痛懲強徒

當下劉慶傳進，參見過總兵大人。馬應龍一見開言道：“劉參將，承辦之事成功否？”飛山虎道：“馬大人不要說起，昨夜白跑一趟。小將一駕上席雲帕，追趕至三四十裏外，已趕上狄青，方欲下手，不想他頭盔上有甚麼寶貝，一程追去，刺殺不成，反被他一箭射中左腿，只得不追而回。”馬應龍道：“果有此奇事麼？但龐太師久有除謀狄欽差之意，若害他不成，被他看得我們是個無能之輩了。”飛山虎道：“大人不須煩惱，待小將另設機謀，必要取他性命，才算小將不是誇口。”當日馬應龍點頭喜悅。劉慶辭別，回至家中，將言告知母妻。劉妻道：“妾無有不依，但我乃女流之輩，出關之事最難，況怎能瞞得馬總兵共出潼關？”劉母也道：“媳婦之言不差，須要打算而行，不可造次。”飛山虎笑道：“母親、賢妻，不必過慮，如今不用出關，明日只須如此如此。”母妻二人應允。

按下劉慶家屬商量不表，且說張忠、李義，只因那夜狄哥哥一人信步去了，候至天色微明，還不見他回營，只得分途找尋。先說狄青是夜原恐二人找尋，辭別母親。孟氏太君喚道：“孩兒，我母子分離八九載，死中得活，難得今日天賜重逢，實乃萬千之幸。你身承王命，為娘不便牽留，但今夜人馬安屯了，不用趨程，談談離別後事，到了天明，送你登程便了。”狄青不敢違背母命，是夜母子姊弟，說說談談，不覺天已發曉。狄青一心牽掛著征衣，又恐防張、李二弟找尋不著，故差張文姐丈，前往軍營，通知信息。說明一紅臉的名喚張忠，一黑臉的名喚李義，他二人是吾結義兄弟，有煩姐丈前往言明，以免他們找尋。張文領諾，登時抽身出門，行走不及三箭之途，將近軍營，只見一位紅臉大漢，蹣跚而來。張文迎上前欠身問道：“將軍可是姓張麼？”張忠住步說：“是也，你這人一面不相識，問我何乾？”張文道：“將軍可是張忠否？”張忠喝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，敢問我姓諱麼？”上前一把抓住。張文道：“將軍不必動惱，我奉狄王親之命，前來尋你。”張忠聽了道：“狄王親今在那方？”張文將情由一一說知。張忠聽了，即忙放手不及，笑道：“多有得罪，望祈原宥！狄欽差一命，又多虧張兄保存，實見恩德如天，待吾叩謝便了。”正要下禮，張文慌忙扶定道：“張將軍，小弟那裏敢當，且請到前邊弟舍相見如何？”張忠道：“前邊一帶高齋之所，是尊府麼？如此，兄且先回，待弟找尋李義兄弟一同到府便了。”張文道：“李兄那裏去了？”張忠道：“亦因不見了狄哥哥，故我二人分途尋訪，不知他找尋到那方去了，待我去尋他回來。”張文道：“如此，小弟回去等候二位便了。”

慢表張文回歸告知狄青，卻說張忠尋覓李義，東西往返，已是日出東方。只見前途遠遠有人叫喊哭泣，住足遠觀，但見前面有三十餘人，都是青衣短襖。又見後邊馬上坐著一人，橫放著一個婦女，猶如強盜打劫光景，擁向前來，那女子連呼救命。張忠一見，怒氣頓生，搶上幾步站定，大喊一聲：“狗強盜，休得放肆！目無王法，搶奪婦女，斷難容饒的！”一眾聞言，猶如雷聲響發，反嚇了一跳。只見他一人，那裏放在心上，便蜂擁上前，動手打他，卻被張忠一拳一腳，打得眾人躲的躲去，奔的奔逃。張忠將馬上人拉下，扶定婦女站立一邊，一連幾拳，打得那人疼痛不過。又喝道：“狗強盜，怎敢青天白日之下，擅搶人家婦女，難道朝廷王法，管你不得麼？打死你這賊奴才也不為過。”那人喊道：“大王爺，勿要打我，望乞寬饒。”張忠喝道：“你是什麼樣奴才？說得明白，饒你狗命。”那人叫道：“大王爺，且容我說明：吾本姓孫，世居前面太平村，哥哥孫秀，在朝職為兵部。我名孫雲，號景文。”張忠喝道：“你這奴才，就是孫兵部弟兄麼？”孫雲道：“是也，且看我哥哥面上，饒了我吧。”張忠喝道：“看你哥哥面上，正要打死你這個畜生！”孫雲道：“大王，懇乞饒命！不要打我，以後再不敢胡為了。”張忠冷笑道：“你沒眼珠的奴才！我不是強盜，為何呼我大王爺。我且問你，這女子是那裏搶來的？說得明白時，便饒你性命，若是含糊，登時活活打死。”孫雲未及開言，旁邊婦人哭告道：“奴家在前面村莊居住，離此不過三裏。丈夫姓趙，排行第二，耕種度日。這孫雲倚著哥哥勢頭欺人，幾番前來調戲，強要奴家作妾，丈夫不允，前數天晴使幾人，將我丈夫捉拿了去，如今還不知丈夫生死，今晨天色未明，打進妾家，強搶了我，喊叫四鄰，無人援救。今得仗義英雄，援救奴家，世代沾恩！”張忠聽了，怒氣倍加，道：“竟有此事，真乃無法無天了，可惱，可惱！奴才，你拿他丈夫怎樣擺佈了？”孫雲道：“英雄爺，不知何人捉他丈夫，休得枉屈我。”張忠聽了，喝聲：“你不知麼？”一拳打在他肩膀上，孫雲叫痛，抵挨不過，只得直言道：“收禁在府中。”張忠道：“既在你府中，放他出來，方才饒你。”孫雲哀懇道：“望英雄放吾回去了，就將趙二放回。”張忠道：“不穩當，放他出來，方才饒你。”孫雲只得大呼躲在林中之人，急急回府，放出趙二。眾虎狼輩，多已跑散，單剩得家丁孫茂、孫高遠遠躲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又不敢上前解救，探頭探腦的聽聽。一聞主言，連忙跑回府中。

這邊張忠拔出寶劍，喝道：“孫雲這畜生，你哥哥是個行為不法的大奸臣，與我等忠良之輩，結盡冤家，你這狗囊，應當行為好些，以蓋哥哥之愆，緣何倚勢凌人，藐視國法，強搶有夫婦女，該當斬罪！”孫雲苦苦懇求，聲聲饒命。正在哀懇之間，孫高、孫茂攙了趙二郎前來，哭叫道：“將軍老爺，吾即趙二郎，請將軍饒了孫二爺吧！”張忠冷笑道：“你是趙二郎麼？”那人說：“小人正是趙二。”婦人也在旁邊說道：“官人，吾夫婦虧得此位仗義軍爺救援，才得脫離虎口，理當拜謝。”趙二道：“娘子之言有理。”登時下跪，連連叩首。張忠道：“不消了，你被他拿到家中，可曾受他欺侮否？”趙二道：“將軍爺不要說起，小人被他捉去，不勝苦楚，將我禁鎖後園中，絕糧三日，飢餓難熬，逼勒我將妻子獻出。小人是寧死不從，被他們日夜拷打，苦不可言。今日若非恩人將軍救援，小人一命看來難保了。”張忠聽罷，言道：“你既脫離虎口，且攜妻子回去吧。”趙二道：“將軍爺，今宵我夫婦雖蒙搭救，得免此禍，只慮孫雲未必肯乾休，我夫妻仍是難保無事的。”張忠說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且勿慢，待我將這狗畜類一刀分為兩段，為你除了後患。”

張忠將孫雲大罵，方欲動手，只聽得後面一聲喝道：“你得猖狂，我來也！”張忠回頭一看，只見一長大漢子，一鐵棍打來。張忠急用劍架開，左手一松，卻被孫雲掙脫了，孫雲即呼孫高、孫茂道：“二人在此打聽，這個紅臉野賊，是何名字，那裏來的，速回報知。”二人領命。當時孫雲滿身疼痛，一步步跑回家中。

且說張忠一劍架開鐵棍，大怒喝道：“你這奴才，有何本領，敢與我鬥麼？”那人大喝道：“紅臉賊，你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名活豹，渾名飛天狼。你這奴才，本事低微，擅敢將吾孫雲表弟欺弄麼？你且來試試俺的鐵棍滋味，立刻送你去見閻王老子去。”言未了，鐵棍打來，張忠急將寶劍相迎，各比高低。趙二夫妻在旁，巴不得張忠取勝，方能保得夫妻無事而回，倘或紅面漢有失，就難保無虞了。夫婦一邊私言暗祝。若說張忠本領，原非弱與飛天狼，但這護身寶劍太小，不堪應用，飛天狼的鐵棍沉重，勢將抵敵不住，即大喝道：“飛天狼，我的兒，果然厲害。趙二郎，我也顧不得你了，快些走吧！”他便踩開大步，望前而奔。潘豹那裏肯放鬆，大喝道：“紅臉賊，我定要結果你的狗命！”說著一程追去。這張忠飛奔而逃，喝道：“潘豹，我的兒，休得趕來。”

不說張忠被他追趕，且表當下趙二夫妻，心驚膽戰，婦人說：“官人，你雖無力，也該相助，跑去看看恩人，吉凶如何。若有差池，我夫妻該避脫虎穴，方免後患。”趙二道：“娘子之言不差，你且躲於樹林中，我即轉回。”言罷，飛步趕去。

先說趙娘子躲在樹林之內，遍身發軟，早有孫茂、孫高看見，孫茂道：“你看趙娘子獨自一人在此，我與你將他搶回府去，主人必有厚賞。”孫高聽了大喜，二人向前，不聲不響，背了婦人就走。這婦人驚慌叫救，那孫高背著他言道：“你喊破喉嚨，也不中用的。”一頭說，一路奔。可憐趙娘子喊叫連聲，地頭民家，知是孫家強搶，無人敢救。

此時將近太平村不遠，真乃來得湊巧，前面來了離山虎李義。他與張忠分路去找尋狄青，尋覓不遇，一路看些好景，又無心緒。忽一陣風吹送耳邊，只聞姣聲喊哭，甚覺慘然。抬頭一看，遠遠一人，背負了一女人，後面一人隨著，飛奔而來。離山虎大怒，使出英雄烈性，大喝道：“兩個畜生那裏去！清平世界，擅敢強搶婦女！”提拳飛至，孫茂喊聲“不好”，拔腳飛跑。只有倒運的孫高，背負女子走不及，丟得下來，被李義拉定，掙走不脫。婦人坐在地上痛哭。李義問道：“你這婦人，是那裏被他搶來的？這

兩個奴才怎樣行凶？速速說明。”當下婦人住哭，從始至末一一告知。李義聽了，怒目圓睜，大喝道：“奴才！仗了主人的威勢，擅自行凶，今日斷難容你，送你歸陰吧。”說完，倒拿住孫高兩條大腿，他還哀求饒命。李義那裏睬他，喝道：“容你這賊奴才不得！”雙手一開，扯為兩段，笑道：“爽快人也！”當時婦人慢慢上前，深深叩謝，李義搖頭道：“你這婦人，何須拜謝，你丈夫那裏去了？”婦人道：“將軍爺，奴丈夫只因紅臉英雄鬥敗了，被飛天狼追趕，丈夫前去看他吉凶如何？小婦人亦不知追到何方。”李義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是吾張哥了。但從那條路去？”婦人一一說明，李義聽了，心中著急，拋了婦人，一程趕去。這婦人仍從舊路一步步的慢行，不免心驚膽戰。

慢表孫茂逃回家中報信，且說當日張忠被飛天狼追趕得氣喘籲籲，幸得李義如飛趕到，呼道：“前面可是張二哥否？”張忠只恨逃走得遲慢，那裏聽得後頭呼喚之聲？那趙二郎一程追去，慌慌忙忙，正在四方瞻望，欲尋個幫助之人。一見黑臉大漢趕上呼喚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“好了！救星到了！”

不知李義趕來，救得張忠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